

## 楔子

戰場瀰漫的煙霧消散後，出現一抹青衣身影，那是一個美麗魅惑的青年男子，正神色焦急地在滿地焦屍中穿梭尋找著什麼。

這是一場慘烈大戰結束後的戰場，仙魔在千年後再次交鋒，結果兩敗俱傷。

倒在地上的有的妖魔，也有仙人，但無論他們是否擁有長久的生命，在這場令天地變色的大戰中，都已失去生氣，顯得毫無意義了。

「寧澈，玉寧君，你在哪裡？」那男子一個個查看著那些血肉模糊的身軀，尋找著心中那個白衣身影。

他在這裡，他知道他一定在這裡！

清玄境的上仙大多都投入了這場壯烈的戰役，而他身為仙帝座下最得力的戰將，又豈會置身事外。

在自己趕到這雲霧山前，已經聽聞他與魔主交手，是生是死卻沒消息。

對那白衣身影，自初識以來，他一直只敢悄悄的窺視，畢竟他與自己仙妖殊途，他也從來沒給過他好臉色。

但那個身影已刻在心上，再難忘掉，他才會時時留意著他的消息，現下仙魔再戰，他真怕再也見不到他！

「玉寧君！」

在遠方焦黑處，他終於看見了那個熟悉的身影。

情不自禁撲過去，卻發現那個人安靜地躺著，俊美的容顏蒼白如雪，再沒有一點聲息。

「怎麼會……不會的……」眼淚像斷線的珍珠滴落下來，他撫著那冰冷的面頰，試圖喚醒他，卻只是徒勞。

「你醒醒，醒醒啊……」美妙的聲音卻喚得淒慘無比，讓人聽了心酸。

「他死了。」一道冰冷又毫無感情的聲音響起。

他嚇了一跳，回過頭，對上一張魔魅又無比美麗的面孔。

他心一震，「魔主……」輕微的喚聲裡帶著無法抑制的顫抖，他害怕眼前這個男人，他還在，他沒有死嗎？

「小狐狸，你好像很失望啊。」那魔魅又邪肆的眼望著他，嘴角微翹，勾出一個極美的弧度。雖然笑著，可對方渾身的森冷氣息卻讓他不敢動上一動。

「小妖不敢。」他低頭，遮掩未乾的淚痕。

「諒你也不敢！」男人冷哼一聲，「雲千寢那沒用的東西拋下整個清玄境的人跑了，連他的愛將死在這裡都不管！算什麼仙帝？」又邪笑道：「不過他竟跑去找救兵，想再置我於死地？可惜，這世上除了雪無痕，又有誰能牽制我？」

「主人……」他連忙伏低身子跪拜。

「你都看見了，現在清玄境的仙人全死在這裡了，就算他再找誰來，也是一樣的下場。」邪魅男人譏諷道。

「可我魔域也死傷不少……」他怯怯的聲音微弱得有如蚊鳴。

「為魔域一統三界的目標戰死，是他們的榮耀！」說完，前一刻還狂妄無比的男

人忽然倒退了一步，身子傾斜了一下。

「您受傷了？」這情況令他有些吃驚，怔愣了下才上前攬扶。

男人避開他的手，冷然道：「經過這麼激烈的生死之戰，豈能毫髮無傷。」

「您……」看著男人，他有些欲言又止。

男人俊美的臉上露出邪魅的笑容，「怎麼，你是想問我有沒有法子讓你喜歡的這個上仙活過來？」

聞言，他心頭一震，急忙跪倒，「求您施恩！」

男人冷厲的目光移到寧澈身上，「這傢伙恨不得將我碎屍萬段，現下死了，又何必再救？難保日後不是個麻煩。」

「魔主……」他哀求道：「求您了，小妖願付出任何代價！」

他聽出魔主話中有話，想來必定是要他付出相應的代價。

男人深深看向他，半晌後微微一笑，那笑卻讓他心裡生寒，「小狐狸，你可知你身上有一樣異常稀有的珍貴物事？」

「您請說，小狐一定獻上。」他連忙道。

「你的狐珠。」魔魅的男人幽幽一笑，深黑的眼盯著他。「妖狐一族中，你靈力最為精純，身上那顆狐珠有六百年，不僅吸收日月精華，想來花豔離應該也曾助你修煉，你這顆狐珠倒真可以應急，不失為上好的療傷之物。」

他明白了男人的意思，「只要您可以將玉寧君救活，小妖就將靈珠獻上。」

男人邪魅的眼神中閃過一絲訝然，隨即又淺淺一笑，帶點嘲弄，「為了這個看不起你的仙人，值得嗎？沒了狐珠，你最多只能維持二、三十年的壽命，之後就會變成妖屍，到時又老又醜，再也不是明媚動人的妖狐，還因此成為不死之身，想死也死不成。你真願這麼做？」

男人輕輕一嘆，有些憐惜又戲謔地看著妖狐。

「小妖甘願。」他沒有抬頭，只是跪著輕聲道。

「好，既然你心意已決，我也不攔你，現在把狐珠交出來，我這就讓他活過來。」他抬頭，神色似有些躊躇。

男人微微一笑，「怕我使詐嗎？我還不至於騙你這可憐的狐狸，我會讓他活過來，但也只是用他僅剩的仙魄讓他投胎到人間重生。我可以指點你找到他，不過屆時他將不會記得任何往事。」

「那他……」

「等到有一天他的仙魄完全凝聚起來，那麼他就會覺醒，重生為玉寧君，到時只怕會心心念念要收你這小妖……」男人語帶嘲諷，冷冷地看了一眼狐妖。

「他會活過來？」

「沒錯，」男人冷聲道，臉掠過一絲不耐，「快點把狐珠拿出來，不然我可要改變主意了。」

「您會救他的，因為您現在必須得到我的靈珠。」他抬起頭，神色平靜，毫不畏懼男人眸中的殺意。

「小狐狸，你倒也不笨。是啊，我本有更好的玉琉璃可用，無須靠你的狐珠，可

那無情的仙人，竟把千年難得的寶物用在別人身上！」男人森冷的語氣充滿恨意。「也罷，他既無情也休怪我無義！這仙魔一戰還未分曉，我倒要看看最後到底是我魔域一統三界，還是他神族獲得最終勝利？」

男人狂肆的笑起來，那笑聲充滿威懾，令狐妖的心顫動不已。

他低頭看了看身邊的寧澈，忍不住伸手輕撫上他臉頰，眼神眷戀又溫柔。「很快你就會醒了……」

## 第一章

春天來了，小鎮上桃花開了滿樹，一眼望去，遍地春色。

嫩黃的迎春花，還有這裡盛產的桃花，粉色紅色、黃色白色，風吹拂過去，就落下了花瓣雨。

學堂的孩子們下課了，一窩蜂地奔出來。

他們都是山裡的孩子，穿著大人舊衣改小的衣服，有些還打著補丁，都不講究，只有一個約莫十歲的男孩穿著一襲白衫，清雅潔淨，令人注目。

那男孩長著一張異常俊秀的臉蛋，照理說這樣的孩子應該是大家都想親近的對象，奇怪的是這小孩，身邊沒有伴，一個人低著頭默默走路。

旁邊的孩子三三兩兩，追著鬧著、跑著笑著，卻不與這孩子同樂。

男孩偶爾會被一旁歡笑的聲音吸引，看著他們，清秀的小臉蛋上不禁露出一些嚮往和孤單表情，不過他並不試著去參與，因為那些小孩經常作弄他，所以他不想跟他們玩。

忽然，一個小女孩跑到他身邊，遞來一朵粉色的桃花，放在他掌心，女孩還衝著他笑，露出可愛的、甜笑容。

男孩怔了一下，心裡有些感激，第一次有人送他禮物示好呢，不過他還來不及說什麼，女孩便被一個高大的男孩拉到一邊。

「妞妞，妳送他花幹什麼？別跟他玩，我爹娘都說他是私生子，來路不明，少跟他扯上關係，以免惹麻煩。」高個子男孩瞪了白衫男孩一眼。

男孩抿緊了唇，小小的臉蛋漲紅，小手也握得緊緊。

他不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。

從他有記憶開始，他就跟曼青生活在一起，兩個人相依為命。曼青，比他大上十來歲，像他的叔叔，卻也像他的哥哥。

雖住在破破爛爛的屋子裡，只有兩間房，和屋外一個小小的庭院，但只要跟曼青在一起，他就覺得很安心。

他以前年紀小，還聽不懂別人說那些話是什麼意思，但是他今年十一歲了，已經可以聽懂一些大人說的話。

他們說曼青以前不是做正經事的，是個戲子，總用輕蔑的口吻說：「瞧他那身段，就曉得他是做什麼的。」

他們還說他是曼青的私生子，是曼青跟城裡某個富家千金私通，惹了禍，才帶著小孩從城裡逃出來，到這偏僻的小鎮避難。

那些閒話傳得繪聲繪影，甚至還有人說，那富家老爺至今還在四處懸賞，要打斷

他這小雜種跟曼青的腿。

他終於聽懂這些話了，可他希望自己不要懂，不想聽人說曼青壞話，握緊了拳頭也只是想把那些說閒話的人全都打走，免得看他們就覺討厭。

翻過了半座山，遠遠就看到那在園子裡曬著竹筍的青色身影。

「曼青！」男孩臉上露出了天真的笑容，朝那青色的身影奔了過去。

那青衣人聞聲抬頭，露出一張教人屏息的魅惑容顏，五官精緻恰到好處，眉眼間盡是風情，身姿也是纖細優雅，柔軟動人。

一個男子長得這樣美麗，難怪會有人說閒話。

「小澈，你回來了。」曼青露齒一笑，眼神裡都是溫柔，又有訴不盡的風流姿態，不免教人迷了眼。

小澈的表情轉為鬱悶，握住他的手，「曼青，我是你的私生子嗎？」

曼青臉上有一閃而過的訝異，隨即笑著搖搖頭，「當然不是。」他摸摸他的頭，微微一笑，「我不是說過了嗎？我跟小澈是同鄉人，因為家鄉水災，小澈的爹娘都死於疫病，只有我跟小澈兩個人活下，就只好相依為命啦，但那都是你五歲前的事了，也難怪你不記得。」

「不，我有一點印象，那時我好餓好餓，在地上叫著爹跟娘，可是他們一動也不動的躺著，都不理我，然後曼青出現了，抱起我……」他還有一點模糊的印象。「那你幹麼不和那些人解釋清楚，讓他們一再胡說。」十一歲的小澈還不理解某些事會越描越黑，以為只要說清楚大家就會懂。

曼青神色柔和，撫了撫他的髮，「小澈乖，我們都知道那不是事實，也沒做錯事，不用理別人說什麼。」

「嗯。」小澈噘了噘嘴，不過最後還是衝他淘氣一笑。

「肚子餓了嗎？」曼青問他。

「好餓喔。」小澈吐吐舌頭，聞到屋裡飄來玉米餅的香氣，嘴開始饑了。曼青的手藝很好，做的玉米餅香得人垂涎三尺。

「餅在鍋子裡，先吃些墊墊肚子，今天晚飯會晚一些準備，我要去城裡換些東西……」還未說完，小澈已經一溜煙地跑進屋裡，一副等不及的樣子。

曼青看他小小的身影跑遠，忍不住輕輕一笑，不久，屋裡頭傳來小澈的歡呼聲。

「哇，好香，好好吃！」那是小嘴裡塞滿玉米餅口齒不清的聲音。

曼青眼波流轉，泛著暖暖的溫柔。

晚上，吃飽了躺在溫暖的炕上，小澈睜著大眼，看著在燈下替自己縫補衣物的曼青，他圓圓的小臉在火光中看來有些暈紅，忍不住打了個哈欠，揉了揉眼睛。

見狀，曼青微微一笑，「睏了就睡吧，明日還要去學堂。」

「我不睏，我想和曼青一起睡。」小澈瞪圓了眼，努力保持清醒。

曼青在火光映照下真好看，眉眼都散發著一種教人心臟怦怦跳的氣息，小澈說不清那是什麼感覺，只是想看他，想這樣看著他一輩子。

曼青一針一線的仔細縫補衣衫，那雙修長的手靈巧地穿梭在乾淨的白衫間，小澈

看得出神了。

他的衣服都是曼青做的，而且曼青還會做胭脂水粉，平日裡拿出去賣，再用賺來的錢養他。

小澈只覺曼青的手是神奇的，既做得了好吃的飯菜，又能幫他做衣服、梳頭，還會做胭脂水粉，他有什麼不會的嗎？

小澈的眼睛慢慢閉上了，終於被睡神攬住。

曼青注意到小男孩睡著了，便輕輕走過來替他拉好被子，以免著涼，接著輕撫過他光潔的額頭，用溫暖的聲音輕輕道：「好好睡吧。」

夫子提早放學，小澈蹦蹦跳跳地往街上跑，因為今天曼青會在集市賣水粉，他跑快點就能找到他，跟他一起回家。

想到這裡，小澈的脚步又加快了些。

集市裡熱鬧非凡，每個攤子都吸引著十一歲孩童的目光。那邊是賣包子的，這邊賣紅豔豔的冰糖葫蘆，還有香香的餛飩，熱熱的豆腐腦……每一樣都教小澈流口水，他嚥了下口水，想趕緊找到曼青，跟他一起吃豆腐腦。

他很快找到曼青的身影，那抹青衣，在任何時候都能清楚地看見，曼青耀眼的美麗，教人移不了視線。

不過現在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對，曼青的水粉攤前圍著一群人，這讓小澈心裡有點不安，急忙朝人群裡擠，看見了一個粗壯魁梧的男人正對著曼青吼。

「老子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氣，不要不識抬舉！」那壯漢喝道。

周圍人都在竊竊私語，曼青雪白的臉上卻一如往常的平靜，他淡聲道：「這位大爺若要買水粉，請隨便挑，若是別的事情，恕我不能奉陪。」

「不就是個唱戲的嗎？怎麼著，老子給錢要你陪著玩玩、唱幾個小曲兒給我們聽，居然不樂意，你裝什麼清高？」壯漢唾了一口。

曼青低下頭，開始收攤，壯漢見狀，一下拉住他的手，將他整個人都搜了過來，「現在想一走了之？你以為老子這麼容易就讓你走？！」

「這位大爺，你最好放手，這裡雖是小縣城，到底還是講王法的，若是告到縣太爺那裡，可少不了麻煩。」曼青淡淡道，可他的表情越鎮定，卻越是撩得那大漢心癢難耐。

這人如此纖細瘦削，彷彿只要一手就可以把他的腰身折斷，也不知道那腰扭起來會是什麼風情，大漢眼神微黯，湧起的綺思令胸腹間竟像燃了一團火。

他索性把人拉過去，一下就要粗魯地吻上。

「曼青！」小澈見狀不禁驚呼，接著朝大漢撲了上去。

緊要時刻，那大漢卻像是自己站不穩身子般忽然鬆了手，連著後退幾步，他狐疑地看著曼青又看看周圍，像是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。

曼青抱住撲過來的小澈，垂目道：「大爺你行行好，我家裡尚有這麼小的孩子，請不要再為難小人，若是沒了我，這孩子會餓肚子、沒人照顧。」他聲調並不特別哀淒，可就像一股無形的渲染力，圍觀的人聽了，心裡都酸得厲害。

那大漢竟也有幾分不好意思，對剛才的衝動也覺奇怪，正待發作，小澈便忽然掙脫曼青的懷抱，衝上去推那大漢，「你這壞人！想欺負曼青，看我撞你……」他像頭小山羊，朝那大漢身上撞去，但小小的孩童又怎可能撞得動一個魁梧大漢。「小澈！」

曼青一聲驚呼，小孩的身體已被大漢推了開來，重重跌在地上，撞傷了額頭，血都流了出來。

「小澈……」曼青臉色一白，跑過去將他抱起，拿出帕子捂著傷口，眼神中滿溢心疼跟擔憂。

「一個大人跟個小孩計較，別欺人太甚啊！」圍觀的人群中終於有抱不平的聲音響起。

那大漢見許多人瞪著自己，知道犯了眾怒，心生離去之意，卻為了面子，冷哼一聲道：「今天就放過你，我們走！」

「這位大哥，快帶你家小孩去看大夫吧，這李家保鏢可不是好惹的人。」等大漢走遠，有人勸道。

曼青低頭道了謝，收了攤子抱起小澈，急忙離開。

「你可以放我下來，我自己能走。」小澈被曼青抱在懷裡，皺著眉道。

雖然曼青的懷抱很暖，身上也散發著淡淡的香氣，很好聞，但是他可以察覺曼青抱著他走是有些困難的，自己個子雖然只到曼青腰間，不過曼青太瘦，抱著一個十一歲的小男孩實在有些吃力。

「你好點了嗎？」曼青柔聲問他。

「嗯，不怎麼痛了。」小澈乖乖地說。

曼青擔憂的摸摸他頭，「沒事，我抱著你走，一會兒就到家了。」

「曼青，你不罵我嗎？」小澈悶悶地問。

「為什麼要罵你？」曼青輕聲問。

「因為我很衝動，我知道曼青一定不想我衝過去，我卻自作主張。」

「小澈是為了保護我啊。」曼青低低一笑，悅耳的聲音裡充滿了溫柔。

「曼青，以後不要去那裡賣水粉，好不好？」小澈用小手緊緊揪住他。

「嗯，知道了，我聽小澈的。」曼青微微一笑，摸了摸他的髮旋。

聽到他的保證，小澈晶亮的眼中露出了笑意。

曼青給小澈煮了消炎的藥讓他喝下，又再細細看了傷口，還好不嚴重，這才放心下來。

曼青將他安置在暖暖的被窩裡，低聲道：「快睡吧，今天好好睡一覺，明天就好了。」

「曼青，你在我額頭上呼呼好不好？」小澈眨著大眼睛，一瞬不瞬地看曼青。

曼青疑惑的問：「呼呼？」

「就是親親嘛。」白淨的小臉上泛起一點紅暈，僵硬的說者，話裡卻又充滿了撒

嬌意味。

曼青微笑，明白小孩子的彆扭，便摸摸他的頭，湊過去在他沒傷到的地方輕輕一吻。

在曼青靠過來的時候，小澈的心猛然加速跳動，在他親到自己的時候，聞到他身上的香氣，那香氣好好聞，讓人有些著迷。

小澈卻開心地笑起來，「曼青真好。」

曼青微微一笑，「那就乖乖睡覺。」

「嗯。」小澈翻身躺下，窩在被窩裡又忍不住看曼青一眼，見他又拿出新袍子在縫製。

「曼青，其實你不用給我做那麼多新衣服啦，舊的也沒關係，用你穿過的舊衣服像其他人那樣改小給我穿，我也會很喜歡的。」小澈不想曼青那麼辛苦，還特意給他縫製冬衣。

「可是，我想看小澈穿得漂漂亮亮啊。」

見曼青那墨黑的眼睛望向他，深邃又動人，小澈只覺心裡暖暖又甜甜的，開心地閉上了眼。

這世上，再沒有人比曼青待他更好了。

## 第二章

夏日的熱氣帶著一絲煩躁，藍天白雲下卻一陣風也沒有，青年走在鄉間的小道上，只覺連大地都透著熱氣。

欸，只要快點回去，就可以沖個澡，見到曼青。

十八歲的小澈已經長成了修長英挺的青年，眉宇間頗有幾分魅人的神采，姑娘們看見他都會忍不住臉紅，又偷偷地多看上幾眼，貪戀他英挺的風姿。

小澈回到家，屋裡靜靜的，沒什麼聲音。難道曼青在午睡？

這幾年曼青的身體狀況不太好，很容易就染上風寒，所以他都要曼青少做事多休息。

他已經長大，可以分擔不少家事了。

想著，臉上漾起一抹溫柔的笑。

小澈以為曼青在睡覺，不想打攬但又想看看他，於是輕輕地推開門，映入眼簾的卻是一只大木桶，曼青在洗澡。

小澈面上莫名一紅，急忙收回視線，不敢再踏進去，然而又不由自主的，偷偷向桶裡的曼青望過去。

木桶裡升起淡淡的霧氣，曼青身體不好，所以不用冷水洗澡，而他又喜歡乾淨，他知曼青只要出了點薄汗，便會沐浴一番。

曼青的身體在煙霧中若隱若現，等他起身擦拭身體之際，那誘人的線條便一覽無遺。

柔滑的腰線誘人，如玉一般的肌膚上，還有點點晶瑩水珠掛著，看修長的手指拿著布巾擦拭過那一寸寸美麗肌膚時，小澈心裡卜通一聲，整個人忽然繃緊，莫名覺得口乾舌燥，腹內像有一團火燒了起來。

這是什麼奇怪的感覺？

小澈被自己嚇了一跳，直楞楞地看著曼青跨出木桶，那修長白嫩的雙腿令他恨不得想咬上一口。

無聲的魅惑，悄無聲息的充滿房間。

小澈猛然轉身狂奔出門。

他被心裡的感覺嚇到了，為什麼會有想狠狠撲上去把曼青吃掉的想法？

被宛如熱火的古怪想法灼燒得受不了，他跑到池塘邊，撲通一聲就跳了下去。

冷水環繞，稍微換來一點清醒，但身體還是覺得僵硬難受，甚至有些不能言說的疼痛。

「曼青……」他的嘴唇顫抖著，在心裡默默唸著那個名字。

寧澈在外面晃蕩到很晚才敢回去。

曼青換了一襲清素的淡青色衣衫，在屋裡等他，一見他回來臉上就露出放心的笑容，把熱好的晚餐端出來招呼他吃飯。

小澈看曼青像平常一樣溫柔地照顧自己，心裡越發覺得對不起他，怎麼可以對曼青有那樣可怕的想法，居然想吃掉他。

他一定是被這煩悶的天氣沖昏頭了。

「曼青，蓮子湯很好喝。」他低聲說。

「蓮子清熱解暑，你喜歡的話我再幫你盛一碗。」曼青微微一笑，幽黑的眸有些出神地看著寧澈。

小澈面上一紅，雖然喜歡曼青這樣看自己，但心頭又有些奇怪的感覺出現，教他不好意思直視曼青。

曼青真的很美，難怪那些人會胡思亂想說得那麼難聽。他心裡悶悶地想，藏在袖口裡的手不由握緊。

「曼青沒想過成親嗎？」他忽然問。

曼青怔了一下，幽深的視線慢慢對上他的，「沒有，怎麼突然問這個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心裡聽到這個答案是開心的，但小澈並沒有把這喜悅顯露在臉上，他知道自己不想曼青成親，他想跟曼青長長久久地在一起。

小澈專注的望向曼青，令曼青心跳一陣不穩。

他低了頭，面上有些紅暈，輕輕一笑道：「小澈，今天夜裡舞一次劍給我看吧？」

小澈點點頭，晶亮的眼依舊望著曼青。經過這些年，曼青並沒有多大改變，不像鎮上有些大叔發福了，依然那麼年輕好看，一點也不顯老。

小澈幫著收拾好碗筷後，在夜色中舞了一遍曼青教他的劍法，這是曼青教他防身用的，但他並沒有實際運用過。

曼青說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劍法，只是以前在戲園學戲時，跟著師傅學的，危急的時候也許能有點用處，可以讓他自保。

不過他用心學這劍法並不是為了自保，而是想要保護曼青。

這些年，雖然曼青已不怎麼去集市了，可偶爾還是會有人來招惹，這情況讓他很

不開心，任何想要為難曼青的人，他都要把他們打退。

「舞劍不用這麼認真，這套劍法你已經學得很好了，只是缺了經驗，看你，出了這一身汗，快去洗澡，然後睡覺。」曼青用巾子擦拭他滿臉的汗水，眼裡有一點疼惜。

小澈的心一蕩一蕩的，他喜歡曼青這樣看著自己，那感覺好像曼青眼裡只有自己一個人。

「你也早點睡，今天別再縫衣服了，我的衣服已經夠穿了，我不想曼青辛苦。」小澈看著他，話裡有點撒嬌的意味。

曼青幽黑的眸中有光芒閃動，默默看他，輕撫他的頭髮，說道：「小澈個子長得快，我得多做一些，哪天我不在小澈身邊了，小澈才不會沒有衣服穿。」

小澈心裡一震，沒來由的討厭這樣的話。

「別胡說，你怎麼會不在我身邊，我要永遠跟曼青在一起，絕對不許你離開！」他激動地反駁他，俊逸的臉龐漲紅著。

怔怔地聽他說出肺腑之言，曼青心下蕩漾，忍不住伸手撫過他臉龐，輕輕一嘆，

「我記住了，小澈說的話我都會記住。」

「曼青，你以後不許再說這樣的話！」寧澈強硬地說，臉上帶著固執跟堅持。

「嗯。」曼青輕輕應了一聲，幽黑的眸直直看著眼前的青年。

夜深了，青年已經進入甜蜜夢鄉，青色身影坐在床邊，默默注視他的睡顏。

「說著不讓我走的那個人，是寧澈嗎？」曼青微微的苦笑，絕美的容顏上露出讓人屏息的淒美哀傷，「不，玉寧君不會說這樣的話，所以這是小澈對我說的，只有小澈才會與我親近……」

他輕輕說著，忍不住伸手撫上青年的面頰，「你越來越大了，也不知我們還能再相處幾年，我捨不得也不想離開你，如果可以這樣跟小澈永遠生活下去該有多好……每天做好吃的給你吃、看著你的睡顏，就這樣一直靜靜地待在你身邊，不會被你厭惡，也不會受你冷眼，我變得貪心了呢……」

他嘆了口氣，墨色的眼眸中存有難以化去的留戀跟苦楚。

早上，小澈先醒了過來，張開眼睛就看到睡在外側的曼青。以前總是曼青以保護者的姿態睡在他外邊，現在他長大了，曼青才跟他分開睡，不過昨夜他大概趕工趕累了，才又這樣睡在自己身邊。

細細看他的臉，曼青長得這樣好看是天生的吧，細膩的五官輪廓，膚色像白瓷般透明水潤，現下有一些淡淡的紅暈點綴，更教人心動，連晨曦都有些黯然失色。

小澈緩緩靠近他，閉上眼，不由自主低頭在那柔軟的嘴唇上，輕輕落下一吻。

那水潤的唇有一點冰涼，才碰觸到，整顆心就重重怦跳了一下。

他撫過自己的嘴唇，怔怔望著曼青，說不清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，但就是想這樣碰觸他。

那感覺美好得似乎從未體會過，整顆心都甜蜜柔軟下來，像吃了蜜糖，一下子反

應不過來，只能癡癡看著那個人。

「曼青……」他輕輕唸著他的名字，忍不住深深凝睇。

看外面天光已然大白，小澈想著要起來挑水，好給曼青洗澡，這麼熱的天氣，曼青若能一大早就洗個舒服的澡，心情必定很好。這樣想著，他馬上起身，輕手輕腳地穿上衣裳跑了出去。

在他出去後，那一直閉著的眼慢慢張開，曼青的眼神是迷濛的，手指輕輕撫上唇邊。

一顆心在胸臆裡怦怦地跳動，有一點恍神，更多的是震顫。

小澈吻了自己？！那孩子……到底是什麼意思？

小澈這一日有點懶懶的不想去醫館。曼青讓他在鎮上醫館當學徒，跟在老大夫身邊學醫，他不討厭在醫館幫忙，只是不想每天都離開曼青。

可曼青嚴厲的時候很嚇人，板著一張臉訓斥他，都不會笑上一笑的，所以他也不怎麼敢違逆他的意思，因為他不想曼青生氣。

曼青的身體沒有以前好了，時常生病躺在床上，咳嗽發燒什麼的也是常事。

他還發覺曼青的頭髮時常掉落，那滿頭青絲是那麼好看，但有時候梳頭一抓就是一把落下，令他心驚，老大夫說那是因為曼青身體虛弱，需要調養，如此一想他更該乖乖去醫館好好學醫，才能把曼青的身體調理好。

曼青替小澈把今天的午飯包好，正要招呼在房裡的他去醫館，就見門外忽然來了一群人，大陣仗停在園子外。

「曼青是住這裡嗎？」為首的大漢鏗鏘有力地問。

曼青怔了一下，點頭道：「是，我就是曼青，請問有什麼事？」看這些人的打扮，像是某大戶的家丁。

「今天是我們家老爺壽辰，想請你去府裡唱戲。」大漢盯著曼青的眼睛不怎麼禮貌，上下打量他，只覺眼前這男人長相挺狐媚的。

鎮上有許多傳聞是關於這唱戲的，他初到鎮上時給人唱戲攢錢，聽說是為了養個孩子，不過孩子大了點後便不再唱了，最近幾年更是很少露面，只有前年一個曾於他有恩的富戶大壽才破例再唱一回，如今老爺特意要他來請人，他自然也很好奇。

「請問是哪一家老爺？」曼青微微蹙眉，去年年底還有人來請的時候就對那些大老爺說過，他已經不唱了。

「我家老爺姓孫，你應是不認識，我家老爺今年年初才舉家遷來這小鎮，以前可是在朝中做大官的，現下少爺還是朝中二品官員。」大漢皺眉，這唱戲的問這麼多幹什麼，跟著去不就行了，難道他想拒絕？

曼青欠了欠身，「這位大爺，不好意思，小人因為身體狀況欠佳，已經很久不唱了。」

「囉唆！你不要不識抬舉！」大漢喝斥，一臉沒什麼耐性的模樣，「我只負責請人，你唱不唱對我們老爺說去，再不走，不要怪我不客氣。」

身旁幾個魁梧的大漢同樣滿臉不善，一副蓄勢待發的模樣，猥瑣的眼睛卻也盯著曼青，想著這唱戲的樣貌真是標緻，一點不比他們在京中見過的那些小倌差。

「曼青，出什麼事？怎麼吵吵鬧鬧的。」

清亮的聲音突地響起，就見一個英挺的青年長身玉立，站在曼青身後，手裡拿了劍，看來英氣逼人，瞪著那些大漢。

「小澈，沒什麼，有家老爺請我去唱戲，你快去醫館吧，我自會應付。」曼青微微向小澈一笑，要他別擔心。

「不唱，聽見沒有？」小澈卻直接瞪著大漢喝道。

「呸！這小子活得不耐煩了！」壯漢裡有個打手啐了一口，滿臉嘲笑。

「哼！」小澈冷哼一聲，晃了晃手裡的劍，「想要曼青去唱戲，先問問我的劍！」說罷，他輕叱一聲，整個人如迅疾箭衝了過去。

「小澈！」曼青臉龐一白，阻他不及。

一開始青年憑著一股猛勁，在幾個大漢中周旋，但幾招過後，那些人已看出他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子，沒什麼經驗，招式間漏洞太多，逮著就能教訓一番。

轉瞬間，小澈已經挨了幾拳。

對方人多圍著小澈讓曼青看不清楚情況，好不容易見著了，小澈卻已經被摔翻在地，任那些壯漢蠻橫的拳打腳踢，皮開肉綻，身上多了好幾處傷。

小澈緊咬嘴唇，想著怎麼度過困境，也不讓疼痛的呻吟逸出口，怕曼青擔心。

「小澈！」曼青怒極，身邊不知何時幻化出一柄劍，眾人只覺青衣一閃，寒涼銳利的劍鋒已經逼近！

這唱戲的居然這麼有本事？！

那些大漢看不清那抹身影，只感覺劍勢帶著很強的勁道，一舉就把人擊倒，他們被狠狠摔在地上，卻連對方的衣角都沾不到。

這是什麼詭異的劍法？

「啊！啊！」幾聲慘呼，又有幾人被打趴在地上。

「住手！」為首的壯漢瞪大了眼，面上有些駭然，急急道：「我們走！」

曼青收了劍，俊美的面容透出駭人的殺氣，那雙墨黑的眼瞳也閃著妖異的光，看得人膽顫心驚。

大漢幾乎不敢看他的眼，差點就要喊聲「妖怪！」，但是他發覺自己害怕的連聲音都發不出來，於是只能帶著一群人，屁滾尿流地狼狽逃走。

「小澈……」曼青扶起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青年。傻瓜，真是個大傻瓜，明明缺乏經驗，身手差得要命，還這樣跟那些人拚命。

「曼青……」青年迷離的眼怔怔看他，有些搞不清現在的狀況。

「別說話，你受傷了，先閉眼休息一下。」

曼青發覺他身上有好幾處傷口，脖子上也被劃了一刀，雖不致命，卻讓他流了很多血。

難怪他臉色這樣慘白，氣息微弱。

這一時之間找不到什麼靈丹妙藥來治他的傷，若是用人间的草藥，只怕他要在床

上躺一個月。

曼青思忖半晌，蹙了眉，劃開自己的手腕，鮮血流溢出來，帶著淡淡的香氣，卻也隱隱有些詭異。

「小澈，把嘴張開。」

半昏半醒中的小澈，迷迷糊糊聽到那個溫柔的熟悉聲音，便張開嘴，任液體流入口中。

那液體有一點奇異的香氣，入口後感覺冰冷，流入肚腹之後，竟隱隱灼熱起來，身上那些痛楚似乎都在慢慢減輕，這讓他莫名渴求，想要喝上更多。

曼青的臉漸漸發白，看小澈貪婪地吮著他的鮮血。

他計算著量，夠了，不可以讓他再喝。

狐血雖然可以迅速治療他的傷口，但也有別的壞處。他們妖狐一族的血有惑人之效，凡人若是飲了，難免春心蕩漾、生起淫念，好比服食極品春藥。

曼青迅速封住自己的穴道，不讓鮮血再流出，小澈喝不到，蹙起了眉頭，嘴無意識地在曼青手腕處啃咬，更不滿地呢喃，好一會兒才沉沉睡去。

小澈醒過來時，傷口已經不怎麼痛了，看見被包紮好的傷處，他的心情好了起來，他喜歡曼青這樣仔細地照顧自己。

「小澈，你醒了。」熟悉的聲音響起，小澈忙向那聲音來源處看去。

曼青站在那裡，美麗的臉有一點蒼白，但還是像平常的樣子，小澈這才放心下來。

「曼青，你沒受傷？」

曼青搖了搖頭，神色間有些愁容，嘆氣道：「你以後不要這麼衝動，明明只有三腳貓功夫。」

小澈坐起身，急急地看他，「什麼三腳貓？無論如何，我都要保護曼青，我不覺得自己做錯了！」他說得激動，臉上泛起些嫣紅，被打傷可以忍受，但他絕對不要被曼青看不起。

曼青眼中有隱隱的笑意，深深地看他，「這麼想保護我？」

「沒錯。」小澈撇撇嘴，對曼青小看他有點耿耿於懷，功夫不好，他再多練練就行了啊。

「小澈，如果身上不怎麼疼的話，我們要搬家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小澈楞了一楞。

「剛才那些人還有那個大老爺恐怕不會善罷甘休，避免麻煩，我們離開這裡比較好。」曼青淡淡說。

那些人只怕已經看出他跟常人不同，若是不在他們尋來前離開，他怕自己跟小澈的平靜日子會被毀掉。

「好，只要跟曼青在一起，去哪裡都無所謂。」小澈回應他，下一刻忍不住拉過他的手，「不過你臉色很不好，要不要休息一下再走？」

曼青微微一笑，不敢對他說自己怕來不及，一刻都不想遲疑，只輕聲道：「在你昏迷的時候，我已經把東西打包好了，我們這就走吧，色得夜長夢多。」

兩個人，離開了住了十幾年的小鎮。

小澈站在山頭默默看了好一會兒，好像有些捨不得。曼青心底微嘆，面上卻不表露。

「小澈，身體有沒有不舒服？」畢竟他服了自己的血，還是有些不放心。

「沒有，我好的不得了，我感覺現在連老虎都能打倒！」

小澈調皮地眨眨眼，俊朗的面容在陽光照耀下，幾乎讓曼青癡迷，恍惚中，他好像又看到了那個玉寧君，白衣如雪，高傲地站在陽光下。不過那個人，絕不會用這般歡快的表情看自己，那個人對他，只有淡漠疏離的神情。

心中不知是愁還是恨，一時竟有些怔楞。

「曼青你在想什麼？我們走吧。」寧澈對他說，轉身向他伸出了手。「牽住吧，」他湛黑的眼眸透露著溫柔，展顏一笑，「曼青的身體反而沒我強健，看你滿臉倦容，走不動了吧？」

曼青回神，牽住他的手，「我們走吧。」

兩人走了一日，才在偏僻的鄉間找到一間廢棄的舊屋可做休息，小澈硬要曼青休息，自己則提了水把屋子裡裡外外打掃一遍，等鋪好了床，才扶著曼青躺下。

「曼青，你今天好好睡，明天我去打探一下這附近的情況，如果方便的話，我們就先在這裡住下。」

「好。」曼青輕輕應了一聲，依言躺下。

不知為什麼，傍晚時忽然下起傾盆大雨來，雨勢連綿不間斷，還轟隆隆打著雷。雷聲一陣一陣響著，曼青凝神細聽，總覺有些不安，這不似平常的雷聲，好像夾雜了某些不一樣的東西。

每一道雷響都讓他心裡一慌，他迷迷糊糊地躺著，思緒也有些迷離起來，朦朧間不安穩地睡去。

夢裡似乎也在打著驚雷，他被推到很暗的地方，很害怕的想要尋找出路，但周圍都是懾人的雷聲，弄得他捂住耳朵，那聲音教他發狂。

「你這妖狐，竟敢讓玉寧君喝你的血！」

響雷裡，一道有力的喝聲驚散了一片黑，曼青打了個冷顫，似乎看到了個仙人的身影。

「妖狐不敢，那是情非得已，為了救玉寧君……」他語聲有些發顫，感覺那仙人的身影異常高大，強烈的威勢令他快喘不過氣。

「說謊，你明明是為自己私心！賤狐，你覬覦玉寧君，將他抱走在人間養大，現下又讓他喝你妖血，勾引他犯淫慾之罪！種種惡行，都足以讓你魂飛魄散，永不超生！」

「不要！」曼青驚呼，感覺有股強大的力量瞬間近身，用力撕扯他，劇痛中想要掙扎，但身子卻像被釘住一般，根本不能動。

「玉寧君的仙魄已重新凝聚，很快便會甦醒，你若敢再心存妄念，做出違背仙妖

分際之事，屆時他自會送你這妖狐上西天！斬妖除魔是仙人之職，定不能留你禍害人界！」

那壓迫的聲音尖銳地刺入他腦中，令曼青頭痛欲裂，痛苦地捂著頭在地上打滾，而在疼痛恍惚間，他似乎聽到有個熟悉嗓音喚著他……

「曼青，曼青……」

聽見曼青的呻吟聲，又見他還在掙扎，冷汗順著臉頰落下，教小澈擔心不已。

「醒醒，曼青，你在作惡夢……」輕拍他臉頰，想讓他清醒過來，他為這個樣子的曼青擔憂。

曼青怔仲地睜開眼，模糊中望到寧澈的臉，「澈……」他迷茫地叫他。

「是我。」被他這樣一叫，小澈不由得一震，不過心裡是歡喜的，有股莫名的熱流流過，只覺那些隱隱的悸動甚是美好。

曼青撫過自己額頭，全是汗水，「我作夢了？」

「是，我去拿條巾子給你。」小澈微微一笑，溫暖的手掌輕輕摸了摸他的臉。

曼青一陣心顫，幾乎屏息地看他走遠。

那真的是夢嗎？是真有神仙在警告他吧。

他不該讓寧澈喝自己的血，真的不該，那是否會對他造成影響呢？他真的沒想勾引他，只是想用那血讓他傷口快些復原。但是那血，難道真會對寧澈起了別的作用？

曼青心裡充滿了不安。

玉寧君就要覺醒了嗎？那麼小澈就會離開他了，他將永遠失去小澈，失去這個愛護他、對他好的小澈……

曼青心裡一酸，只覺有隻手在揪扯著自己的心，緊閉上眼，忍住突然湧上眼眶的痛苦。

突然，他呼吸一頓，有柔軟的東西落在自己臉頰上，是小澈，他回來了，溫熱的巾子擦拭沾著冷汗的臉，舒爽還有溫膩的觸感留在臉上。

他忽然握住小澈的手，令小澈呼吸一窒，「曼青……」

曼青什麼也未說，只是張開眼看著他，那雙幽黑的眼，夾帶著小澈看不懂的複雜情感，就那樣脈脈望著他。

小澈感覺自己心跳一陣猛烈，身體裡那些莫名的熱火更熾烈了。

「曼青……」連他呼喚的聲音都變得有些沙啞。

曼青嚇了一跳，急忙放開他的手，「我……我還沒清醒，想再睡一下……」

他急急翻過身，背對著小澈，不敢再看他。

「那……你睡吧……」小澈的聲音有些低沉模糊，似乎透著隱隱的失望，他自己也說不上來是為什麼，可看著背對自己的曼青，也只能由著他。

### 第三章

清晨，雨停了下來。

曼青很早就醒了，其實他並未睡著，只是躺在那裡，聽著小澈沉穩的呼吸聲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他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去抱他。

不能的，他只是個狐妖，怎麼可以褻瀆上仙玉寧君，根本不該有那種念頭，否則他真會觸犯天條，屆時天地難容。

他起身坐到陳舊的鏡台前，輕輕梳理自己的長髮，見又一把頭髮脫落，曼青怔怔地看，突地在手中握著的一束髮裡發現了幾絲雪白。

他心下大震，以為自己看錯了，再次確認，真的，那烏黑的青絲裡夾帶了幾縷白。時限到了嗎？不會的，魔主明明說過，就算失去靈珠，他的容貌還可以維持二、三十年才是，為什麼現在……

是了，他前日動用了妖術不是嗎？他想著，他不可以再用妖術的，可那時為了救小澈才那樣做，但是，這樣會加速身體的消耗，使原本短暫的時限變得更短吧？

他看向自己的掌心，皮膚已不再柔嫩，有了褶皺，是蒼老的模樣。

曼青從鏡中看自己的臉，還好沒有變成不能見人的樣子，那蒼老的痕跡還沒延伸到臉上。

淚珠滾落到木桌上，一滴滴的留下深色水痕。

難道真的沒有時間了，他很快就得離開小澈，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？

「曼青，你坐在那裡發什麼呆？」小澈醒過來時，發覺曼青坐在台階上，呆呆地看著外面。

一頭青絲披散下來，清瘦的身影沐浴在晨光裡，看上去楚楚可憐。

小澈有些莫名的心疼，走過去，在他身旁坐下，頭靠向他肩膀。

曼青的身子似乎震了一下，肩膀動了動，不過並沒有推開他。

小澈嘴角勾起，有些開心地笑起來。

「曼青，今天我去附近看一下，如果有集市就買些日用品。我們先在這裡住上一陣子，等你身體養好了點再走，好嗎？」

「嗯。」曼青輕輕應了一聲，忽然又出聲叫他。「小澈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給你做的衣服你都帶著是不是？」

「對啊，曼青給我做的衣服當然要帶著。」小澈挑眉一笑。

「以後……也不要扔掉，好不好？」

曼青有點遲疑又猶豫的聲音，教他莫名心痛起來。

「你怎麼了？說什麼傻話，我當然不會扔掉，不是說過我和曼青要永遠在一起，曼青給我的東西，當然也會好好保存。」

「嗯，我知道了。」曼青輕輕地應了。

小澈聽不出他到底是開心還是不開心，很是困惑。「曼青，你最近有點古怪。」

「沒什麼，大概是趕路太累了，你去吧，我再睡一會兒。」曼青淡淡地說。

小澈從集市背了很多東西回來，他買了一些日常用品，還有蔬果食物，另外，還有一樣特別的東西。

他小心地把東西揣在懷裡，那是一支木釵，雕刻得很好看，花紋素雅，雖然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，但他就是覺得適合曼青。

他已經能想像這支釵挽在曼青那頭青絲上看來會有多美了。

嘴角又忍不住上揚。

屋裡靜悄悄的，小澈推開門，就看見裊裊的煙霧，原來曼青在洗澡啊。

他想了想，把採買的物品拿去前屋放好，再拿了條乾淨的布巾，準備遞給曼青。因為下過雨的關係，天氣還有些涼，他可不想曼青著涼，於是關了門，走進屋裡去。

曼青在屏風後面，屋裡除了有淡淡的霧氣，還有一點奇異的香味散出。

這香味讓小澈心一跳，感覺很熟悉又很奇怪，說不上在哪裡聞過，但這香味一入鼻，卻使他的身體迅速發熱起來。

小澈有點被嚇到，為什麼自己會有那種說不上來的奇怪感覺，他想……想……

他不由得地走近，卻怔住，傻愣愣地看著曼青從木桶裡站起來，細膩的肌膚在他面前展現，上頭的水珠滑過光潔的後背，加上暗香撩動，說不出的魅惑，令人著迷……

小澈突地覺得口渴，下意識的嚥了嚥口水，但嗓子裡還是有乾澀、甚至要冒火的感覺。

「曼青……」他不由自主地走上前，把布巾遞給他。

曼青這才發現身後有人，神色一怔，急忙扯過巾子遮起自己的身體，「寧澈，你能不能先出去……」

這是他第一次叫他的全名，小澈心裡一震，對他的話卻像全然未聞，湛黑的眼反而更深地望著他。

曼青心裡猶如有把鼓槌在擊打，被那雙深黑的眼盯住，那裡面的情感跟渴求，他都看得出，不禁慌了神。

「曼青。」小澈走上前一步，與他靠得很近很近，那強健有力的臂彎展開，倏地就將他抱在懷裡，緊緊貼住。

曼青心神都被震懾住了，完全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小澈身上也只穿了薄薄的衣物，隔著那布料，他可以感受到他炙熱的體溫和強健體魄。

那修長的身軀就這樣貼住自己，兩人的脈動似乎都連在一起了，那感覺讓曼青不禁屏息。

小澈只覺自己身上燃著火，那火還有越燒越旺的趨勢，他不知該怎麼做，最後就順著自己的心意，低頭吻上那誘人的唇瓣。

曼青的嘴唇柔軟又微涼，異常美好的觸感，和上次那偷偷的、輕輕的碰觸很不一樣。

這次的吻濃烈又炙熱，甚至探入了口腔，他用舌勾住曼青的舌頭，那樣強勢的索要。

輾轉吮吸著，小澈留戀著那口腔內的溫暖芳香，身上的火勢也愈加猛烈，從腹部

一直撲湧上來，幾乎流遍全身，於是他將曼青推倒在床上，壓了上去。

曼青的肌膚還帶著水氣，沐浴過後的溫熱還有屬於肌膚的淡淡清香，都教小澈著迷不已。

他的吻變得狂烈又混亂，彷彿要不夠，不只是親吻他的嘴唇，還順著那光潔美好的脖子往下，一路吻到他胸前，白玉般的肌膚一覽無遺地呈現在面前，雖然脆弱，有些輕微的顫慄，卻又帶著無聲的吸引。

那種想把曼青一口吃掉的衝動又來了！

小澈迷亂的吻著，濃烈的男性氣息幾乎迷惑了曼青的心神，教他身體癱軟，雖然腦中僅剩的一點理智告訴他要拒絕、要推開，但他根本做不到，反而在小澈的愛撫下變得敏感又酥軟，那壓抑許久的邪惡念頭像頭失控的野獸，嘶吼著要衝出來。他本是妖狐，修煉時就易有淫慾產生，現下又面對著自己喜歡的人，他真的很難抗拒。

曼青，你想要他，想要很久了不是嗎？現下你的夢想可以實現了，不要猶豫、不要害怕，若是推開他，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了……

他混亂地想著，心裡不知是喜還是悲。

一定是自己的妖血對小澈起了作用，所以他才會抱住自己，不然這種事絕不會發生。

他真的可以回應嗎？

不！哪怕一次也好，他想得到寧澈，想要他的擁抱，就算他會被處罰、會魂飛魄散，他也不會後悔。

曼青幽黑的眼瞳閃過堅定的光芒，光裸的雙臂伸展，抱住了對方。

他不會後悔，即使將來這個人恨他、想殺了他，都沒關係，這一次，他想滿足自己一直以來的渴望，也想把還美麗的自己獻給他。

很快的，他將變成妖屍，那樣的他，不管是小澈還是玉寧君，都只會嫌惡，再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。

曼青露出淒然又嫵媚的笑容，那笑容是為寧澈而展露的。

見狀，小澈心神一震，他從沒見過曼青這樣笑過，那笑容很魅惑，會讓人酥了骨頭，心神蕩漾地只剩下暴躁的慾念。

曼青修長的大腿一跨，若有似無的摩擦著他腰間，令小澈呼吸一窒，黑亮的眼露出要吃人的衝動來。

曼青輕輕一笑，幽幽地貼在他耳畔說：「不知道該怎麼做是嗎？」

小澈難受地怔怔點頭。

曼青含住了他的耳垂，用舌尖輕輕的舔過，再描繪那耳朵的形狀，感覺到小澈的顫慄跟僵硬，他輕嘆一聲，「來，讓我教小澈，這會很舒服……」隨後，他嫵媚地笑著，勾過他頸項，又用嘴唇貼著他親吻，「小澈，我會讓你很快樂的……」

曼青這個樣子快把他折磨得瘋了。他很想狠狠地要了他，但是又不知該怎樣得到。小澈的心神已經全亂了，全身似乎燃著烈火，快將他灼燒殆盡，他急於尋找解脫，卻完全不得要領，只能靠曼青的牽引。

此時，曼青動情的喘息響了起來，低低的有一點沙啞，但又十分柔軟、沁入心神，教人的骨頭也跟著融化。

他順著曼青的指引撫摸，大手在他光潔的肌膚上流連，眷戀不已，但他不滿足於撫摸，時而會狠狠掐上一把，那時曼青會輕輕的叫，然而那叫聲並不是因為疼痛，反而像很高興他這麼做似的，於是小澈受到了鼓舞，恣意地揉捏抓扯，愛撫那光裸柔軟的身子。

小澈發現自己那個地方羞人地挺立起來、腫脹著，甚至有透明的液體從尖端溢出，他面紅耳赤，卻不知該怎麼辦。

沒想到，下一刻曼青的手居然伸過來，抓住了那個地方。

「啊！」小澈發出一聲沙啞的低呼，倏然被抓住，一種刺激的感覺湧上心頭。

曼青的雙手揉搓起來，順著那粗壯的慾望上上下下的滑動，讓小澈舒服的呻叫起來，感覺身體好似變得輕盈，流竄在全身的熱火令身子放鬆地感到暖融融。

隨著曼青的揉搓，好像有什麼感受被堆積起來，渴望他的動作能更重一點、更刺激一些。

突然，曼青柔軟的身子滑了下去，做出小澈從未見過的羞人姿態，讓他震驚。

他居然張口含住了自己的挺立！

「曼青……」他沙啞地呼喚，幾乎不成句。

曼青輕輕一笑，慢慢吞吐起來，上下滑動，似有些艱難。被溫熱柔膩的口腔包覆，那感覺舒服得讓小澈越加繃緊，像是繃緊到極點就能馬上得到紓解的感覺。

然而他想要再等上一等，憑著本能在曼青口中上下抽動，想要曼青含得再深一點，便一把揪住他頭髮，將他拉近讓自己更深埋。

曼青的表情有些痛苦，卻不讓小澈看見，他努力吞吐他碩大的慾望，讓他得到舒適，察覺那火熱在自己口中脹大，急促動情的喘息聲都表明他的歡愉累積到了頂點。

曼青賣力地一吮吸，滑到最深，直衝咽喉，小澈低吼一聲，瞬間迸射出來。

「曼青……」他喘著氣，面頰通紅不敢和曼青的眼對視。自己居然將那麼羞人的東西射在曼青嘴裡，那會很髒吧……他想要曼青吐出來，然而曼青抹去嘴邊的痕跡，只是微微一笑，柔軟的身體又貼上來，唇與他的唇相貼，親吻在一起。

小澈低低的呻吟，只覺那嘴唇柔軟熾熱，親吻的感覺太美好，再加上曼青的臉上染了緋色，豔麗撩人，眉眼間盡是媚色，他從未見過美得這般撩動人心的曼青。那發洩過一回的物事，又教他臉紅心跳的飽脹起來。

「曼青……」他沙啞地喚他，有點不明白自己的情況，話中卻本能地帶著渴求。

「沒關係，慢慢來。」曼青笑著，勾住他頸項，送上自己的唇，讓唇齒相接，熱切地纏繞在一起。

但是不夠，小澈覺得不夠，他還想要更多。

曼青的手牽引著他，讓脹大的熱楔觸到了那隱祕的柔軟。

小澈心神一震，發覺那讓他臉紅的小穴正在微微翕張，熱情地顫慄著。

曼青凝視他，低低一笑，手指撫上他的唇，輕聲道：「進來吧。」

「曼青……你會痛……」小澈覺得有些不可思議，那地方看起來那麼小，竟要容納自己腫脹的地方，這……

「可以的……」曼青似是輕嘆了聲，抬起身體貼向小澈，示意他進入。小澈受不了這麼他這麼撩人嫵媚的樣子，那對方身上奇異的香氣似乎因他的靠近而越發濃烈，讓他又像著了火似的神思混亂，只想快點擺脫這樣煩躁難受的情況，既然曼青這樣說，他就這樣做吧。

於是，他抓著曼青細瘦的腰身，用自己的碩大對準那幽穴，凶猛的一挺，瞬間衝了進去。

「啊……」曼青低呼一聲，表情一僵，顯得有些痛苦。

「很疼嗎？」小澈啞聲問，他嚇得不敢動，雖然自己也感到疼痛，但衝入曼青身體的碩大正被那柔軟高熱的地方包住，那感覺幾乎把他逼瘋。

曼青抿了抿唇，幽黑的眼眸和他對視，那眼裡有著無法言說的脈脈情思，看得他心動不已。

他不再詢問，憑著本能深挺了下，火熱又酥麻的奇異感受瞬間襲遍全身。

「曼青，這……」他感覺有些不可思議地喚他。

曼青低低的笑，用力勾著他頸項，身體與他貼合，雙腿也環上他腰間，「還喜歡嗎？」

小澈眼神一闔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衝動，在那柔軟的身體裡狠狠衝撞起來。

「啊……」在他的衝撞下，曼青發出媚人的輕呼，那呻吟迷人心神，傳入小澈耳裡，教他的衝動又深了幾分。

於是他越發賣力抽送，抓著那柔軟纖細的腰肢，勇猛的送入，又抓著那柔嫩豐盈的臀，使勁推向自己，揉捏摩挲，有些恣意的撫弄。

快感太過強烈，他每一次的摩擦深挺都帶出一波波驚喜，那身體似乎隨自己激烈的動作擺弄成不同姿勢，那柔軟內壁緊緊絞住自己，都帶給他許多歡愉，每一下深入，在裡面翻搗摩挲，都令曼青急急喘息，帶著魅惑氣息，取悅著自己。他喜歡看在自己強悍狂猛的進犯裡占有他，讓他為自己瘋狂、迷醉。

小澈感受到從所未有過的滿足。

「澈……不要……」一記狂猛的戳刺，似乎頂到某處禁忌，曼青驚呼，柔媚的聲音裡帶了軟軟的哀求，雖然是脆弱的樣子，卻刺激了小澈，讓他更想欺負他。

於是他又朝著那點，幾下強勢深猛的搗弄。

「啊……不要……啊啊……」曼青緋紅的臉上瞬間掠過蒼白，似乎害怕那股過度強烈的激情，然而那圈住對方的內壁，卻與喊叫相違背，反而越加縮緊的咬住，痙攣又顫慄地回應青年。

小澈幾乎要被這美好的感覺逼瘋，又失控的一陣猛烈抽插，蹂躪著那脆弱纖瘦的人，看他在自己懷中顫抖癱軟，明豔的面容被激情洗刷，眼淚無法控制地流下來。

「曼青……曼青……」他虔誠地吻著他，吻去那晶瑩的淚水。

抱著他柔軟的身體，與自己緊貼在一起，狂猛的分身還在激烈抽送，恨不得把他和自己揉成一體，最後猛地深入，一股熱流逆發。

曼青絕美的臉上布滿淚水，定定地注視著小澈，彷彿要在他此刻的樣子牢牢記住，全都刻在心裡。

「寧澈，你喜歡我嗎？」他忽然低聲問。

「喜歡、當然喜歡！我最喜歡曼青了！」小澈粗啞的喘息，就著逆射的餘韻在那溫暖的甬道內又緩緩抽送了幾下，有些留戀。

曼青隨他擺弄，柔媚的呻吟，眼睛卻牢牢盯住他。

小澈被他看得有些羞澀，俊逸的面容泛起一抹紅暈，溫厚的手掌伸過來，想遮住他的眼睛。

「不要一直看我……」他低啞道，留在甬道內的灼熱又有些脹大，那溫暖潮濕的地方實在太過美好，溫軟又緊致地包裹住自己，讓他捨不得離開。

「曼青，我好喜歡你……」他望著他美豔的面容，喃喃道。原來曼青說的是真的，與他做這種事，真的會很舒服很快樂，甚至無法形容的美妙。

曼青緋色的臉上漾起笑容，那笑容跟那些嫵媚誘惑全都不一樣，而是純粹喜悅的笑容，澄淨得教人屏息。

小澈著了迷，癡癡看他，再次脹大的慾望又情不自禁的在那深處摩挲輾轉，逼著他為自己綻放，綻放那些旁人無法看見的美好跟清妍魅惑。

「曼青……」他沙啞悸動地喚著他的名。

回應他的是細碎隱忍的呻吟，令他深深動情。